

品读刘鹏艳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

“怎样写”很重要

韩媛媛

安徽青年作家刘鹏艳的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新作。在当下红色叙事普遍受到重视的时代语境下，如何写好相关的作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刘鹏艳的这部小说具备丰富的思想意蕴和充沛的艺术表现，在同类作品中不落窠臼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小说以大别山为中心，深刻而细腻地描绘1929年至1949年大别山地区以西镇为中心的革命景象，展开了一幅鲜活生动的革命画卷。

刘鹏艳在访谈中曾经说过：“我的小说总是‘小’的，我喜欢写小人物，即使在大时代里，也总是小人物当道，他们就是我，我就是他们。”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各异，塑造得都很出色。西镇的革命青年并不属于被剥削阶级，却为了理想和信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，这种人物阶级属性的设置就很有特色。同时，在人物的革命性方面，这些青年都是坚定的革命者，然而从人物的人性方面来看，这些人物并非是概念化、扁平化的，而是丰富、多维的。小说中的革命人物不是毫无缺点的“圣人”，他们也有着不少缺点，可正因如此，他们的形象才能更加贴合实际，更加鲜活生动、有血有肉。

小说里主要人物虞章华的牺牲可能会让不少读者感到始料未及，然而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如同青山那样屹立不倒，他使卢骥轩和王春芳这两个人物有了不一般的关联，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指引。在虞章华的感召下，王春芳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，最后为了掩护队友撤退而生死不明。卢骥轩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体现出鲜明的革命主体性的一步觉醒，他的成长线贯穿始终。在小说的前半部分，他对于革命缺乏明确的认知，作为一个游离的旁观者，更像是被迫卷入革命洪流的。而随着形势的严峻，他专心投身于革命中，他的睡症逐渐康复，从一个优柔寡断、多思多虑的人成为一个越来越清醒且坚定的革命战士，并走完了虞章华未走完的革命道路。

作者在塑造这一群独具特色的革命者形象的同时，也成功地塑造了其他人物形象，其中虞寡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作为旧时代的一介弱女子，却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承担起重任，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胆识，将敦本堂的产业发扬光大。她在儿子虞章华牺牲后一直默默地支持革命，是千千万万个为革命事业默默付出的妇女形象的缩影。

这部小说的语言充满了色彩感，生动形象，文笔优美，韵律感很强，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、暗喻、象征等手法，同时将中国传统的白描技巧与西方现代叙事艺术深度融合，使小说颇具文学感染力，令人不得不叹服作者叙事的成熟。

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，题材的选择虽然重要，但它并不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唯一因素。刘鹏艳明确表示：“好作品是不分写什么的，重要的是怎么写。”作者在剧情设计、人物塑造、语言风格、行文技巧、主题意蕴等方面做到了完美融合，并且实现了革命与人性的平衡。小说既是革命者的心灵史与精神史，也是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的优秀作品。对于“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要如何书写”这一命题，刘鹏艳提供了很好的示范。

刘鹏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，一级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，多部作品被权威文学选刊转载或收入全国重要年度选本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、小说集《雪落西门》《鲜花岭上》、散文集《此生我什么也不是》、长篇系列童话《航航的成长季》等。曾获多种文学奖项，入选“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”，被中国作协评为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先进个人。



《青山依旧在》，刘鹏艳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、云南人民出版社
2023年12月联合出版

自然求真的革命故事

檀昕

近年来，革命题材的小说与电视剧层出不穷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，但想要创新也十分困难。因此，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回望历史十分重要。刘鹏艳的《青山依旧在》选择从“小人物”的角度去回望西镇暴动，同时选择“乡绅漆树人是旧制度的受益者，两个儿子却又要推翻旧体制的革命者”这一引人深思的现象去深挖与创作。故事从一出自导的绑架案讲起，娓娓讲述“小人物”的革命情怀和精神重量。

《青山依旧在》存在戏剧性的部分，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自然求真的作品。故事原型来自刘鹏艳的纪实报告文学《赤澜：1929》。《赤澜：1929》记录了刘鹏艳在大别山考察时的所见所闻。“所以我们想，如果要引入文学的手段，把那场红色暴动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，最重要的是让历史在当代语境下‘活’起来。”《青山依旧在》在让革命故事“活”起来上花了很多功夫。刘鹏艳并没有在故事一开始就直接划分革命与守旧这两大阵营，而是描绘出卢骥轩、王春芳等人走上革命道路的真实过程。除了人物思想上的转变，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也体现出这一点。卢骥轩患有“睡症”，他总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面对紧急事件时，特别是在虞章华被绑架事件上，他的睡症尤其严重。卢骥轩的睡症轻重，反映他的革命情绪，当他的革命信念坚定时，他的睡症也就逐渐好转。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仍在不断进行。

革命精神不仅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，还来源于家国精神。家国观念自古以来就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。《青山依旧在》在描写革命故事时，也抓住地方传统特色的背景。通过“鲤鱼膏药”“花剪径”等的介绍，乡土气息和卢骥轩自导绑架案的迷雾逐渐展开。西镇热血青年与西镇的其他市民形象也就自然形成了对照。传统文化内核中隐喻着的兴衰责任，于西镇烟火气息中纷沓而来，自然真实之中革命故事继续发展下去。

刘鹏艳在《青山依旧在》中用了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词语。例如：蹉跎、喋喋等。这些词语内涵深刻且高度凝练。现如今文学都往“俗”、“平”去写，包含深意与美感的词语便更难留下来。从这一点，既可以看出刘鹏艳小说语言上的锤炼，亦能看出她的遣词造句之细腻。

烽火革命里的女性形象

许小青

《青山依旧在》是作家刘鹏艳以1929—1949年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为背景，记述了五个不同阶层、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以热情和生命投入革命，创造新世界的故事。而小说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更是革命浪潮下女性内心的觉醒，是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形象缩影。她们的命运与革命相生相伴，最终建立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。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构成了该小说极具吸引力的元素之一。

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春芳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革命女性形象。她自小生活在花剪径，对于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不在意。而虞章华的出现，他口中的“共产主义社会”在王春芳的眼里是干不成的，是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。但她又被虞章华的热血所吸引，这是她在花剪径没有体验过的。她刚开始去参加革命是为了和虞章华成亲，此时的她是无限的柔情蜜意里包裹着一颗火热的芳心。王春芳参加革命的动因并没有那么纯粹，但是在革命队伍里的生活，让她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真谛。她的主体性在革命中不断地得到塑造。虞章华不仅是她的倾慕对象，更是并肩作战的革命伙伴。虞章华离世后，王春芳承其遗志，持枪续战，这正是小说标题“青山依旧在”的寓意。王春芳映射了革命浪潮中无数女性的形象，展示了她们在革命道路上自我觉醒与成长的历程。

小说里同为革命女性的吴幼菊，展现出革命女性中不一样的一面。吴幼菊在小说当中更加“俗”，不像传统文学作品里刻画的无欲无求的革命女性形象，她会因别人的节目更好而吃醋，易因观点不合争吵，遇事易冲动。但这也为她成长提供了空间。吴幼菊从初时对被卖女人的不屑，到理解她们，在革命中持续学习，蜕变。正是这些细微的不足之处，赋予这位女性角色以鲜活的生命力，使其形象更加饱满、真实，跃然纸上，有血有肉。还有像周小菲这样从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女性，靠着革命给她带来一点光和热，她不断地自我拯救和再生。她们的形象展现了革命对女性个人的深刻影响，以及女性在革命中的自我重塑与发展。

在过往的旧社会架构中，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声音被边缘化的境地。然而，革命的浪潮为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之光，她们凭借革命的力量，积极探索自我认同与救赎之路，这恰恰成为革命精神的一种深刻体现。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所精心塑造的众多女性角色，不仅是那个时代革命风云的真实映照，更展示了从迷茫混沌到清醒自主的蜕变历程。这一转变，不仅是对外在革命环境的适应与贡献，更是内在自我革命的深刻体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未落入传统革命叙事中的单一化窠臼。小说在展现她们投身革命洪流的同时，更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刻画了每一位女性独特的个性与风貌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。通过描绘这些女性个人成长与思想转变中所经历的艰辛与辉煌，深刻揭示革命的价值所在，并传达作者对革命事业的崇高敬意与深切赞颂。